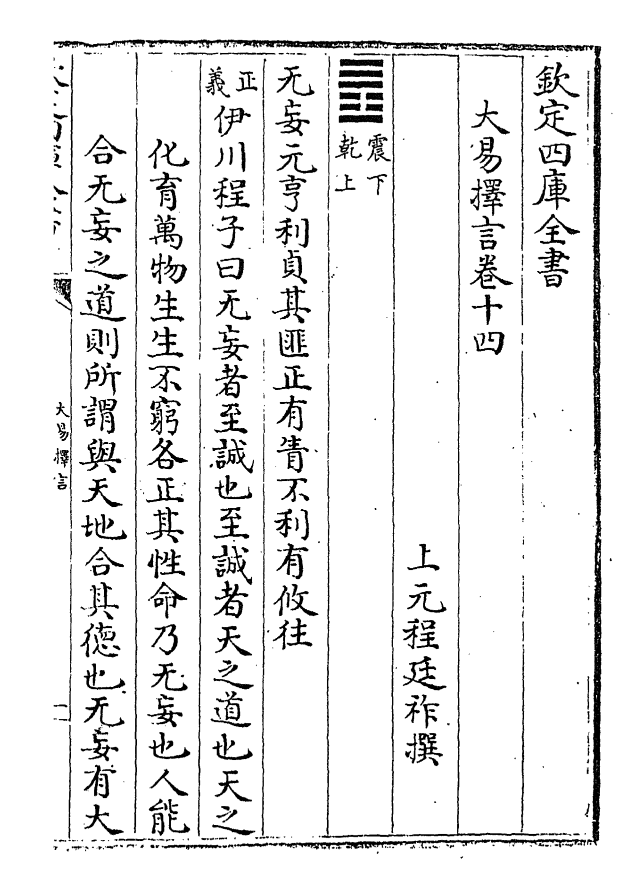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四

上元程廷祚撰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正義 伊川程子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

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其匪正則爲過眚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紫陽朱子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于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敬齋胡氏曰无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

其實理之自然无一毫私意造為故出乎實理之外則為過眚循而行之則吉无不利卦辭爻辭皆此意

辨正 愚案无妄繼復卦之後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實理自然之外更无别義若史記以妄作望本不足據而先儒忽引之又誤解爻辭中災疾諸字遂有无妄之福无妄之禍等語穿鑿可删

餘論 問雖无邪心茍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何以不合

正朱子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于正理如賢者過之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正義伊川程子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

以剛變柔為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為主于內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于妄也往則悖于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

童溪王氏曰初九之剛乾一索于坤而得之是以為

震而无妄之外體又乾也則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震以初爻為主其在无妄則内體也故曰為主于内

紫陽朱子曰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于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往何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雲峰胡氏曰外卦為乾震之剛自乾來也无妄釋元

亨利貞與臨同命即道也无妄之往程子以為无妄而又往本義只順上文本意解舉首尾而包中間也不可泥文而失意

何氏玄子曰震初一剛其所從來即乾之初畫无妄外乾内震初九得外卦乾剛初爻以為内卦之主故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

愚案震之剛分于乾内震則必外乾而此卦乾適居外則謂之剛自外來也亦宜天理之在人心乃所

固有非由外鑠先儒有以為寄象者亦得之然孔子有言操則存舍則亡人之有心因操而存則未操之時不得不謂之在外也由恐懼修省而後入而為主此人所易曉者泥震乾内外之偶合其所見猶淺而況卦變之説乎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正義九家易曰天下雷行陽氣普徧无物不與故曰物與也

伊川程子曰雷行于天下隂陽交和相薄而成聲于
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纎高下
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
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
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為言
猶盛行永言之比對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
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
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紫陽朱子曰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語類問物與无妄是各正性命之意朱子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餘論

石澗俞氏曰天有是時先王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耳中庸之所謂誠即易之所謂无妄也中庸云唯天

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子思之說蓋本于此

初九无妄往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九以陽剛為主于内无妄之象以剛實變柔而居内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

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紫陽朱子曰以剛在内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

知故其象占如此

何氏玄子曰此爻足蔽无妄全卦震陽初動誠一未

分是之謂无妄以此而往動與天合何不吉之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于

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

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愚案志者心之主也初九所謂剛自外来得志則為

主于内矣程傳之說似太寬泛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正義伊川程子曰凡理之所當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

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乃无

妄者也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

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

理所當然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

紫陽朱子曰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于前无所冀于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愚案初九一爻卦之所以為无妄者也六二既得无妄當純任天理不可以人為參之不耕穫不菑畬

則利有攸往猶孟子之言直養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不耕穫不菑畬極言始終皆順其自然之意本義以无所作為訓之是矣程傳謂不首造其事亦即此意但云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反為自多其曲折也。卦爻之意蓋以存心為主先儒雜言處事應物雖義理无所不該而本末之序未之詳矣

餘論 雲峰胡氏曰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一歲之農始于耕終于穫三歲之田始于菑終

于畬不耕穫不菑畬諸家以為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惟本義以為始終无所作為之象而必曰因時順理者理本自然无所作為自始至終絶无計功謀利之心故其占曰利有攸往

次崖林氏曰田必耕然後穫必菑然後畬其耕也正以望穫其菑也正以望畬豈有不耕穫不菑畬之理為此語者特以明自始至終絶无營為計較之心焉耳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為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于求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

紫陽朱子曰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正義伊川程子曰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爲妄者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

愚案災者害也六三居動體之極動而有害于无妄者也舍其无妄之本心而以外物為可慕故為或繫之牛之象行人者外也邑人者内也馳于外者所得雖大而必害其内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此文專言妄動之害其義甚明程傳似為得之

存疑紫陽朱子曰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牵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為得乎

愚案行人邑人以内外而言也程子但分得失于義疏矣

九四可貞无咎

辨正 愚案九四初得乾健之體下乘震動可貞者言當固守其本心之德而不誘于外方為无咎之道舊解未為明晰

通論 何氏玄子曰四剛陽而乾體本自无妄者也可貞固守此則无咎初九之无妄往吉行乎其所當行者也九四之可貞无咎止乎其所當止者也

實齋陳氏曰初九之无妄往吉赤子之心純一不雜

最初之體故往无不吉也九四之可貞固守其初不搖于外繼起之功无不正之書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之占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存疑 童溪王氏曰正者人之性也非外鑠我者我固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故曰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辨正　愚案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少有作為而即害之矣卦至九五純剛之天德已深入于心體纏固而不可解疾猶烟霞痼疾之疾非謂實有為之病者也藥所以攻疾无妄之疾而可攻乎五之有疾而勿藥與二之有田而不耕穫不菑畬同意皆恐人以作為害之也舊解不知疾為假設之象遂多誤訓程子引有苗管蔡為喻不僅失之不切且誠如所

云則舜之誕敷文德周公痛二叔之不弔豈皆勿藥者乎

存疑伊川程子曰九以中正居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

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于妄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正義伊川程子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

行過于理也過于理則妄也故有過眚而无所利矣

紫陽朱子曰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何氏玄子曰彖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

愚案无妄行宜句言恃其剛而過用之者也則所謂匪正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正義 何氏玄子曰无妄之行猶彖傳所云无妄之往上九

乾之窮與乾亢龍義同故二小象亦同以其一意于行故曰眚以其時位使然故曰災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正義 伊川程子曰莫大于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于下皆藴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于内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藴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

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于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于天下則不獨于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象更以卦之大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紫陽朱子曰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

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九自五而上六五尊而尚之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于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于朝不食于家也

辨正 愚案序卦皆取反對如小畜與履對大畜與无妄對皆有實義不可假借先儒往往以大畜與小畜相挜而並論故有小畜以小畜大大畜以大畜小之

說徒見卦名之偶爾相似而不知其取義之懸絕也大畜无妄之所以相對者无妄言心大畜言學心受之天學成于人聖人之學固守其心之天德而擴充之焉耳人之有心放失甚易大畜內乾外艮有止而聚之之象不家食吉以乾而受艮之止于此見乾之不自用也利涉大川艮能止乾于此見艮之所止者大也斯卦之用重在艮象傳之尚賢養賢皆指艮而言乾能聽命于艮故曰尚曰養

養猶言奉也不家食舊說以為食祿于朝果爾則所謂吉屬賢者乎屬養賢者乎且彖辭既有此義不宜六爻之中无一與此應者而惟見受止于艮之義此學者所當詳審而求其當也今姑以程朱之說列之正義云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

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
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
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
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陽剛在上與尊尚賢
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大畜之人所宜施其
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于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
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
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

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文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

紫陽朱子曰能止健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

辨正 愚案剛健謂乾篤實輝光皆謂艮也艮之彖傳曰其道光明謙之彖傳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指内卦之艮而言王輔嗣以輝光日新其德為句程傳因之

疑皆誤。傳首言日新其德又言能止健大正也其為論學之卦无疑而養賢之義與鼎卦之大亨以養聖賢斷有别矣

通論 止泉朱氏曰无妄尊德性也主忠信也大畜道問學也徙義也非无妄則不能大畜非大畜則无妄亦无由而日新

存與 東谷鄭氏曰畜有三義以蘊畜言之畜德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剛健篤實輝光

日新其德此藴畜之大者養賢以及萬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故彖傳兼此三者言之

愚案鄭氏之説甚屬支離葢此卦以艮爲主惟取止義止則不散畜止藴畜非有二也養賢以及萬民乃頤卦之用豈得謂彖傳兼是義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正義伊川程子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

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龜山楊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聞見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世之學者誇多鬬靡以資聞見亦烏用學為哉

紫陽朱子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鶴山魏氏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

初九有厲利已

辨正愚案大畜所以畜止天德也卦之大用在艮故有止健之說若以爻而論則艮之三爻以止物為義乾之三爻以自止為義初九居健體之始動而易流不能固守則一折而入于人欲之私其可危莫甚

焉故曰有厲于此而能止之乃可以養天德之基

而所謂大者自是而可畜矣故曰利已已者止也

程子謂乾三爻義取被止今詳玩爻辭不見此義

且所謂初見畜于四者亦頗无義理所未解也

通論

虛齋蔡氏曰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戒之

曰進則有厲惟利于已也若九二之處中能自止

而不進者也則以其所能言之曰輿說輹

存疑

衡水孔氏曰初九雖有應于四四乃抑畜于已今往

則有危厲唯利休已不須前進則不犯禍災也

伊川程子曰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于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案以）

舊例言之初與四為正應而初爻反曰有厲三與上為不相應而象傳反曰合志此皆舊例之誤不可曲為之說

紫陽朱子曰乾之三陽為有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于止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辨正 愚案不犯災者言不以道心而陷于人心之危也若以災為災禍之災則于此卦似不相應

存疑　伊川程子曰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九二輿說輹

辨正　愚案輿本行地之物以喻健也而說其輻以喻止之暫也至健之物而能暫止以二居位得中能自守其天德所止雖暫而所存者大矣故象曰中无尤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

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于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輪輹謂不行也

紫陽朱子曰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輿脫輹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于剛中柔中者不至于

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脫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辨正愚案九三健之極動之至而居内體之上曰良馬逐此知誘于外之象也曰利艱貞不可任其放逸也

艱貞之道在嚴其防以制之故又曰日閑輿衛而其要不外于求其止利有攸往往者非它往而止乎艮則畜矣彖辭所謂不家食者即此象傳所謂上合志亦謂此也此卦下三爻舊說似皆難信學者辨之

存疑 伊川程子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同志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

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必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有鋭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既鋭于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

紫陽朱子曰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

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鋭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于有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合志上進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于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

紫陽朱子曰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于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辨正愚案此卦上艮下乾義取止健亦假象爾若謂四必

畜初五必畜二似不无拘泥之失葢上卦全體艮止而四當其初故為童牛之牿五則進矣故又為豶豕之牙于本爻起止畜之義理自可通不待下指乾爻而義亦无碍且牛豕自宜目陰爻而未必可以加諸至尊之乾卦也學者詳之

通論

紫陽朱子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于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

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于禁制而下傷于刑誅故畜止于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豶豕之牙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

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辨正平菴項氏曰牙埤雅云以杙繫豕也胡翼之易傳正用其說今案牿以制牛則牙以制豕可知二說宜同

悤紫虞仲翔曰劇豕稱豶令不害物崔氏憬引說文云豶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此即程傳所本孔仲達曰觀輔嗣注意豶是禁制損去之名又引褚氏云豶除也除其牙也又引爾雅云墳大防古字

假借通用豶牙謂防止其牙也觀以上諸說豶字向无碓觧可知虞崔之訓頗覺迂迴難通王氏褚氏稍為近之然與四文義例不相比附項氏以牙為制豕之具善矣然則豶者其剛躁之意乎

餘論

伊川程子曰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

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剛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覽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于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

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于彼而修政于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喜者據已言之慶則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論止物之道則制之于初乃為大善故四為元吉五獨得吉而已

餘論伊川程子曰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辨正紫巖張氏曰剛在上爲何何謂勝其任

童溪王氏曰何如何校之何釋文曰梁武帝讀音賀是也

草廬吳氏曰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何天衢以

元亨何作荷何天之衢其辭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龍

折中曰彖何字程傳以為誤加本義以為發語而諸家皆以荷字為觧義亦可從蓋剛上尚賢者惟上九一爻當之且為艮主是卦之主也故取尚賢之義則是賢路大通卦所謂不家食者此已取艮主之義則能應天止健卦所謂涉大川者此已故天衢者喻其道也荷天之衢者言其遇時之通也雜卦云大畜時也

正謂此也吳氏引商頌之詩者語意尤近

愚案何天之衢甚言所畜之大也象傳曰道大行者亦謂畜至于極則乾道大行而无缺少放逸之慮也解者多謂畜極而通通義未知何措又謂畜極則散尤誤

存異　伊川程子曰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言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

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虚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通亨曠濶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紫陽朱子曰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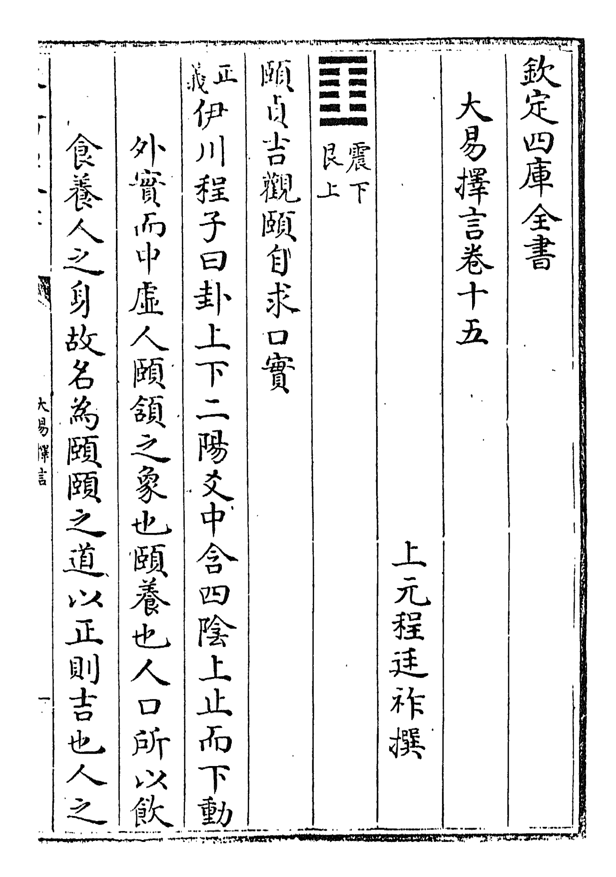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餘論　廣平游氏曰畜道之成賢路自我而四達矣故曰何天之衢亨象曰剛上而尚賢則大畜之義主于上

九也崇俊良以列庶位推轂賢路使天下无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天下至于无家食之賢則道之大行孰盛于此

沈氏守約曰何天之衢尚賢也大畜之時已獨居上五以柔尚之畜盛德而處上止衆賢而聚王庭以天衢之亨為已之任畜道至此賢路不塞其道盛矣故曰道大行也

大易擇言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五

上元程廷祚撰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正義 伊川程子曰卦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

養身養德養人養于人皆以正道則吉也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存疑紫陽朱子曰頤口旁也口實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内含四陰外實内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問觀其所養之道觀其所以養身之術朱子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黄老申商則為非凡見于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是也

又曰養須是正則吉觀頤是觀其養德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

湛案頤之為卦取義于養而卦體下震上艮經曰貞吉言動而止于其分則吉也養道有二在上主于

養人在下主于自養此不易之定分也斯卦内體陽在下而无用震又主動動則不安其分而失自養之理故下三爻皆凶外體艮以成物之德而位于上使天下之待養者皆止于是而不動爲得養人之道故上三爻皆吉觀頤自求口實分指上下二體彖傳甚明猶賁卦亨指内體小利有攸往指外體之例程傳之解朱子亦自謂勝本義學者勿疑可也

存異

中溪張氏曰觀頤者觀其所養之道于人也主上下二陽言陽為實唯實故能養人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之道于已也主中四陰而言陰為虛唯虛故求口實陽實則能養陰陰虛則受養于陽 案此論養人與自養則是而分主陰陽則非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正義伊川程子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賛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于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于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

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養時為大故云時

龜山楊氏曰頤之義養也而以貞正為道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夫天地之養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吉則頤之時豈不大矣

哉

汴水趙氏曰聖人之于萬民豈能家與之粟而人與之衣其急先務者亦曰養賢而已賢得所養則仁恩自及于百姓矣

草廬吴氏曰所養養人自養養已

辨正

雲峯胡氏曰槃澗董氏嘗問朱子曰本義謂觀頤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為所以自

養之道如何朱子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已者君子觀頤之象自上而下于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于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爾

通論

平菴項氏曰觀其所養指上九言觀其自養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也非夫子贊辭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已養人兩條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正義中溪張氏曰慎言語所以養其德也出而動者為言語不慎則妄出而招禍節飲食所以養其體也入而動者為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皆取止其動為義

餘論伊川程子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以卦

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虚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于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于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于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于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語類或云謗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朱子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石澗俞氏曰頤乃口頰之象故取其切于頤者言之曰慎言語節飲食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政教之出于已者皆所當慎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則凡貨財賦税之入于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正義山陽王氏曰朶頤者嚼也以陽處下而為動始不能令物由已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羨我朶頤而躁求凶莫甚焉

伊川程子曰爾謂初也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于外也才雖如是然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

求頤人所欲也不能自守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是以凶也朶頤為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

東坡蘇氏曰養人者陽也養于人者陰也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于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无待于物者如龜也不能守之而見其可欲朶頤而慕之故凶

紫陽朱子曰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

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動于欲凶之道也故

其象占如此

通論 東谷鄭氏曰頤之上體皆吉而下體皆凶上體止也

下體動也在上而止養人者也在下而動求養于

人者也動而求養于人者必累于口體之養故雖

以初之剛陽未免于動其欲而觀朶頤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既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

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于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于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

慈湖楊氏曰明其本有良貴今觀夫朶頤則失其所謂貴矣

石澗俞氏曰孟子云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又云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今初九陽德之

大本有可貴之質乃内舍其大而外觀其小豈不為人所賤故曰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辨正愚案卦中顛頤與拂經上下兩見而各有其義葢在上而顛不自有其養者也在下而顛不足以自養者也拂經皆謂非常道也上下之事既殊動止之德亦異故其不同有如此者六二處下體而好動好動則自害其生理非道之常因之别求髙明以

自託而甘入于厮養傭作之流以此行之必為人之所賤而不亦凶乎舊說以顛為求養于初以于丘為求養于上似不可從夫陰柔而能以剛陽為歸不可謂之不正不可謂之非類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于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禄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于剛陽

若反下求于初（初乃剛陽也）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于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上九乃在上之剛陽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而妄求于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

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隂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辨正 愚案行失類言所行入于非類謂自處之不善也類字古有以善為訓者

存疑 紫陽朱子曰初上皆非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正義伊川程子曰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于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餘論東谷鄭氏曰三應于上若得所養而凶莫甚于三蓋不中不正而居動之極所以求養于人者必无所不至是謂拂于頤之正凶之道也十年勿用无攸

利戒之也因其多欲妄動示之以自反之理作易之本意也

愚案如舊說爻以相應為例則此卦之三與上乃例之正合者而爻辭不然足以知其不必矣鄭氏蓋求之不得其故故為求養于人无所不至之說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辨正 恩案在上以養人為本養人而猶泰然自安其奉則其德不純而澤不被于天下此四之顛頤所以吉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言既不以自奉為樂而又有養人之心以人之得其所養為已之深嗜篤好則无媿于居人上之位而免于咎矣傳義之說似不可從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

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于初頼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于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已以行其道上下之志

相應而施于民何吉如之。又曰從于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于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于下故雖顛而吉虎視耽耽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

草廬吳氏曰自養于內者莫如龜求養于外者莫如

虎故頤之初九六四取二物為象四之于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于人不貳于已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

次崖林氏曰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道求益之心不繼則纔有所得而遽自足

存與　伊川程子曰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為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

人違刑施而怨起輕于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耽耽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葢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于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于賢師傅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于平時

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

紫陽朱子曰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

次崖林氏曰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以養于人故其象為拂經言反常也然在己不能養人而賴賢者以養亦正道也故居貞而吉若不用人而自用則任大責重終不能勝如涉大川終不能濟故不可

辨正 愚案六五以陰柔而處養人之尊位拂經云者言此

乃非常之地未可以或忽也必上求陽德以為宗主而後可以濟天下故曰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舊說以六五不能養人而賴上九之養為拂經者其說未然人君求賢此千古經常之道而何違拂之有觀象傳自見

通論

紫陽朱子曰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于人以養其下雖不免于顛拂畢竟

皆好故上三爻皆吉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于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中溪張氏曰五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正義 山陽王氏曰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爲主必

宗于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

伊川程子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于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于已身當天下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紫陽朱子曰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辨正 愚案六五拂經上九由頤皆以其道言之耳故六五之順以從上見陰柔之不可自用上九之利涉大川亦不過見陽剛之大可為若必以五為君上為師傅以應聖人養賢之義其說泥矣且五之陰柔豈足以當聖人乎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通論　童溪王氏曰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大有得頤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頤故曰大有慶

☱☴ 巽下兑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正義　隆山李氏曰四陽横而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陰柔而无力是上无所附而下无所寄也安得不橈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以上棟下宇取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

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顛也大廈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進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此說得之

辨正愚案大過與小過本非對待先儒每每以之並論非也且二過字亦有辨小過乃經過相過之過大過則過失過誤之過言陽剛至此失其所託而事不可為也取象于棟橈明明有大廈將傾之意而本義反謂四陽過盛殆不可從程傳以大過為事之

大過于常者與孔仲達過越常理之説正同尤為可疑大本指陽而言若以為大事則彖辭傳何以不曰大事過而曰大者過乎且事雖有大小之殊而聖人時措之宜惟一而已今曰其為常事其為非常之事後世必有藉口于禪讓征伐以行其私而自命為大過者豈非觧經者啟之乎

存疑

伊川程子曰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為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于人凡事之大過

于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于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時之用小過于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于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于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于常也。又曰小過陰過于

上下大過陽過于中陽過于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于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强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强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檁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正義伊川程子曰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

也下巽上兊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紫陽朱子曰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正義 衡水孔氏曰君子于衰難之時卓爾獨立不有畏懼隱遯于世而无憂悶

餘論 劉氏長民曰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餘論　漢上朱氏曰茅之為物薄而用重過慎也過慎者慎之至也大過君子將有事焉以任至大之事過而无咎者其惟過于慎乎過非正也初六執柔處下不犯乎剛于此而過其誰咎之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于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爲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愚案初六爲巽之初爻以柔附剛在人爲知有天德而不妄行之象藉用白茅敬慎之至故象傳以此稱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正義紫陽朱子曰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于下者也榮于下則生于上矣夫雖老而

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餘論

龜山楊氏曰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為木然或為楊或為棟棟負衆榱則木之强者也楊為早凋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于本五近于末故均為木之弱也

平菴項氏曰二五皆濱于澤楊澤木也當大過之時故稱枯馬過則木枯也

雲峯胡氏曰巽為木兌為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

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

下象

存疑涑水司馬氏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

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時皆以居隂爲吉不以得

位爲美

愚案彖傳言大過之可爲在剛過而中未嘗有濟之

以柔之意九二一爻乃剛之得中者得中即得位

也儒者多以用柔爲説而司馬氏于此爻又言大

過之時不以得位為美眘失之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正義秋山王氏曰老夫而女妻雖過乎常然陰陽相與以成生育之功則无不利也

九三棟橈凶

正義伊川程子曰九三以過甚之剛動則違于中和而拂于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或曰三巽體而應于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

愚案以九三而過上六正指例之所謂相應者也今程子以兩爻之辭難于附會而爲時勢之說又謂志相從而後謂之應曰此非其比也亦可以見舊例之不足據而爲其說者之鑿矣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剛强之過則不能取于人人亦不能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通論　西溪李氏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此二爻當分

上下體看

雲峯胡氏曰屋以棟為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橈于下之象四在上棟隆于上之象

愚案三四兩爻正屬棟位三巽極而躁且居凶地則為棟橈四所處加高去本之弱尚遠故為棟隆而吉然當大過之時陽德向衰已无可為四不過差勝于三耳觀彖辭全卦取象于棟橈可見有它者言不隆則橈所謂吉者變而之吝恐非意外之事

未可自以爲安而不爲之備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爲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于剛雖未至于大害亦可吝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

中而比于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于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愚案如程傳所云四之吉爲以剛處柔四之吝爲下繫于初語若可信者然求之舊例二四兩爻同爲以剛處柔也何以在二則又待下比于初而後无不利在四則一與初應而即吝也二之處柔不足如彼四之處柔又如是其有餘此曷故哉舊說之

不合者多此類學者不可以不之察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辨正 愚案不橈乎下則為隆橈乎下則所謂有它矣下正對隆而言不必指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雖有所發无益于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

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

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

辨正 郭氏京曰爻象少夫並誤作士夫

通論 沈氏守約曰九二比于初近本也生稊之象也九五

承于上近末也生華之象也

何氏玄子曰生稊則生機方長生華則洩且竭矣二

所舉者初初本也又巽之主爻為木為長為高木

已過而復芽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

上上末也又兑之主爻為毁折為附決皆非木之所宜木已過而生華又毁且折理无久生已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于水至滅沒其頂其

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爲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通論

厚齋馮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爲象非他卦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爲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爲藉用白茅之愼上爲過涉滅頂之凶也

遯㮣中分反對爲象在羣卦多有然者乃六位自然

之情勢即所謂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四多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者也馮氏獨于上下畫停之卦見之蓋為舊說所蔽故爾

存疑 紫陽朱子曰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于義為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愚案上六以說體之終而處大過之極不知時勢之不可為而冒險以求濟鮮不及矣故有過涉滅頂之象九家易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而家家有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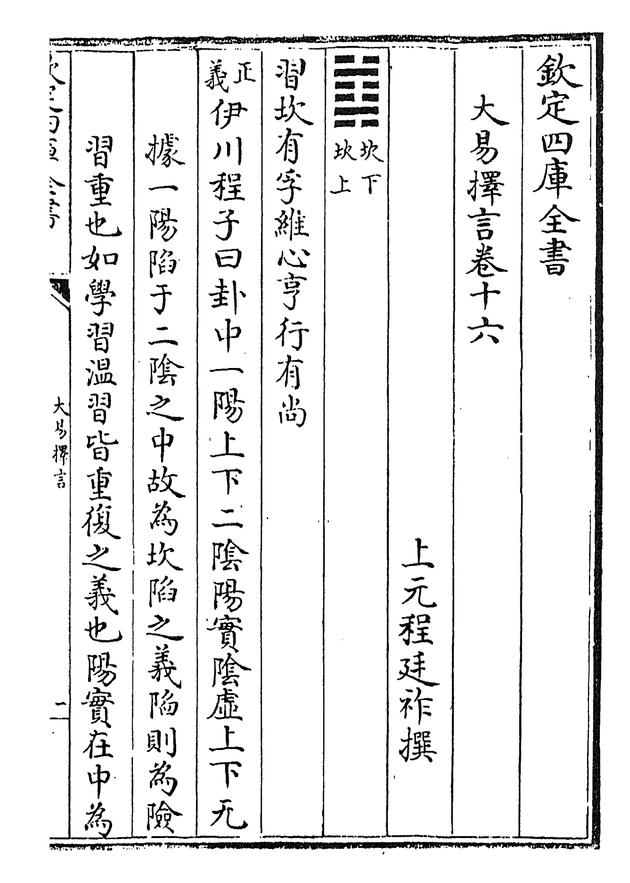
絕之罪程子正用其說本義所本蓋王輔嗣志在救時及孔仲達能逢比干之論然于卦體爻情未見其合且易之吉凶惟斷于義理之是非此其所以異于術數之說者也殺身成仁而謂之凶則聖人之作易非所謂順性命之理者矣天下皆將避之雖曰无咎豈能挽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過涉至溺乃自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

无所怨咎

大易擇言卷十五



大易擇言卷十六

上元程廷祚撰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正義 伊川程子曰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于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復之義也陽實在中為

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紫陽朱子曰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平菴項氏曰重卦坎字在六重卦之先故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兑巽皆當以重習起義也乾坤不加習字者六爻只一爻故也

通論 隆山李氏曰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古聖人之心學也

餘論 雲峰胡氏曰他卦亨字本義例以為占惟此則曰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蓋他卦事之亨也此心之亨

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心亨之象

章氏本清曰六十四卦獨于坎卦指出心以示人可見心在身中真如一陽陷于二陰之内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存疑衡水孔氏曰坎是險陷之名習者便習之義險難之事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須便習于坎事乃得用故云習坎也案諸卦之名皆于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習字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

藍田呂氏曰習坎更試乎至難也八卦乾健坤順震動艮止離明坎險巽入兌說惟險非吉德君子所不取故于坎也獨以習坎為名更試重險乃君子所有事也

紫巖張氏曰習安行不息之稱習坎險可出矣夫陽陷于陰非出險則功无自興曰習坎以出險也

愚案習坎彖傳曰重險也義訓甚明故程傳亦但解為重複諸儒紛紛之論殊與彖傳不合且經教人

之用險惟在有孚心亨如孔氏之說險難必須便習然後可行是為别生一義矣至卦名之上加一字者平菴項氏之說蓋為近之

存異　郭氏京曰卦首習字上脫卦名坎字象傳同案說卦明八卦象義稱坎多矣並无習字其誤益明

愚案白雲郭氏曰易中諸卦于卦上无加字者獨此稱習坎王原叔先生引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脫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

離卦不曰離重離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彖辭也孔氏既未明徐氏尤失之禁新義之說即本之舉正者白雲之辨是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正義 伊川程子曰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

之流行而未盈于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若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為功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邱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

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賛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謂險之大端也若夫尊甲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紫陽朱子曰水流不盈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又曰坎水只是平不觧滿盈是滿出來

雲峰胡氏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内實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

餘論

王氏伯厚曰下陽舉而虢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慼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

石門梁氏曰流而不盈時止則止也盈而後進時行則行也坎以能止為信以能行為功時止時行其

君子處險之道與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正義 吳郡陸氏曰洊再也水再至而益通流不舍晝夜重重相隨以為常有似于習故君子象之以常德行習教事如水不息也

伊川程子曰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于尋丈至于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

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孰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孰于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

紫陽朱子曰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孰而安之

餘論

涑水司馬氏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

事

東坡蘇氏曰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

石澗俞氏曰常德行謂德行有常而不改習教事謂教事練習而不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正義 山陽王氏曰最處坎底入坎窞者也處重險而復入坎底其道凶也

伊川程子曰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于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紫陽朱子曰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存與紫巖張氏曰陰居重坎下迷不知復以習于惡故凶失正道也傳曰小人行險以徼倖初六之謂

愚案險以在下者為重故坎卦下三爻視上三爻其

辭有甚焉初六習坎言此乃重險之下所謂坎窞者也使不知而誤入之其凶極矣張氏以習坎為習于惡未之敢信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正義 愚案道謂天德也失道者言初處坎之極下不復知有天德也凶可知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是有

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紫陽朱子曰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愚案此爻言陷溺已深幾自失其陽德然本心之良未嘗泯絶雖旦晝之牿亡而夜氣猶有存者故曰坎有險求小得也舊說于此未暢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正義伊川程子曰六三在坎陷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故云來之坎坎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于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

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紫陽朱子曰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

又曰險且枕只是前後皆險來之自是兩字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

辨正 愚案輔嗣云枕者枝而不安之謂傳義本此立說而微有同異又案于令升曰枕安也藍田呂氏曰險

且枕若安于所未安也此說似勝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正義 何氏玄子曰貳副也謂樽酒而副以簋也禮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樽枎簋副是也 折中云簋貳之說何氏得之

辨正 愚案六四所處出重險之外離陷溺之深酒食雖能

陷人而樽酒簋貳則其陷亦微矣且坎之所以為幽暗者以天光之難見也若有牖以通陽而收納約束于此以與之相接則道心之復不遠而可以免于險矣故終无咎也舊說雖主承比立論而況以大臣匡其君上之事意義非不可悅而揆之斯卦斯爻未見其比附確當而不可易學者詳之

存疑 山陽王氏曰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皆无餘應以相

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薦之于宗廟故終无咎也

崔氏憬曰于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比五而承陽修其絜誠進其忠信則終无咎也

伊川程子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

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

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嘗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存異 紫陽朱子曰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為一句貳用缶為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 案樽酒簋貳用缶三字為句自虞仲翔始

鳳阿姜氏曰觀孔子小象以樽酒簋貳為句則晁氏之說以貳用缶為句者非矣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辨正 愚案樽酒簋貳程子以為舉首句是也際者相近之

謂言四雖柔闇然與五之剛陽相近則其能出于險而終无咎可知非謂君臣之交際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正義 石澗俞氏曰坎不盈以其流也象傳曰水流而不盈

是也不盈則適至于既平故无咎

何氏玄子曰祇適也猶言適足也言適于平而已即象傳所謂水流而不盈也折中曰如程傳說則不盈為未能盈科出險之義與象傳異指矣須以俞氏何氏之說為是

辨正　愚案九五剛中正象之所謂心亨者也然坎之為坎不與其出于險而但觀其所以行險者坎不盈祇既平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險无常而其不盈也有常則險而平矣此言剛中之君子不畏天下

之有險而能使天下之險自我而平則何咎之有

乎王氏謂九五未免于咎不可從

存疑 山陽王氏曰為坎之主而无應輔可以自佐未能盈坎者也坎之不盈則險不盡矣祗辭也為坎之主盡平乃无咎故曰祗既平无咎也說既平乃无咎明九五未免于咎也

伊川程子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祗皆音抵抵也復卦云无祗悔必抵于已平則

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于險然下无助也二陷于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于險則為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　盈高乃此處盈字之解

辨正 愚案坎不盈滿既平而止乃險之有孚而可信者也中未大言其亨于心而不能亨于境也不盈乃水德潤下之本性舊說不知即坎之有孚中未大舊說言未能光大而不知即象之心亨所以並无明確之論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正義 山陽王氏曰囚執寘于思過之地自修三歲乃可以求復故曰三歲不得凶

草廬吳氏曰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與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辨正愚案坎之性下故上三爻視下三爻為輕不獨四優于三五優于二也即上與初同為失道而叢棘之寘與坎窞之入有間焉觀象傳自知之凶三歲者凶止于三歲也勿用則已甚矣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正義山陽王氏曰離之為卦以柔為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故曰利貞亨也柔處于内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强而内順牛之善也離之為體以柔順為主者也故吉于畜牝牛也

伊川程子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

之所麗利于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馬順之至也既附麗于正必能順于正道如牝牛則吉也

紫陽朱子曰離麗也陰麗于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坤以全體配乾而行故為牝馬之行地離以二五附乾而居故為牝牛之畜養

草廬吴氏曰牛牝皆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

故象牝牛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于天百穀草木則麗于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重明以麗乎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

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二五以柔順麗于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

平菴項氏曰重明以麗乎正此統論一卦之義以釋卦名柔麗乎中正此以二五成卦之爻釋卦辭也

辨正　愚案離卦雖取義于明者多究以麗義為本觀彖辭以畜牝牛為象而彖傳曰離麗也則知此卦尤重

依附之義舊說多失之附會者以但知以明義求之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坎之剛中九五分數多故彖辭曰有孚而九五曰坎不盈離之中正六二分數多故彖辭曰畜牝牛而六二曰黄離元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正義　山陽王氏曰繼謂不絶也明照相繼不絶曠也

紫陽朱子曰作起也

辨正

愚案彖傳言重明象傳言繼明明因離象而起然古率謂居位者為明尚書中多有之如堯典明明皐陶謨庶明之類天子之下有諸侯諸侯之下有卿大夫而各盡其居上治人之道所謂重明以麗乎正者此也天子明明德于天下諸侯明明德于一國以至卿大夫莫不皆然所謂繼明照于四方者此也其實非有二也舊説以繼明為言前後又謂大人專言王者明兩作皆指君俱誤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正義 漢上朱氏曰榮辱安危繫于所麗君子處離之始安義守正是以无咎

辨正 愚案離以麗物為義初將附于物而未安故為履錯然之象如君臣朋友交際之始情好未洽志趣未同其所踐履紛錯而靡寧也君子无往不敬而況于附物之始乎故惟持以戒愼之心以待人事之自合則可免于尤悔矣舊解此爻以履錯為志剛

上進或又以錯然為敬慎之意恐皆未必然

餘論縉雲馮氏曰日方出人夙興之晨也履錯然動之始也于其始而加敬則終必吉禍福幾微每萌于初動之時故戒其初

雙湖胡氏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免于咎不能敬則反是

存疑衡水孔氏曰身處離初故其所履踐恒錯然敬慎不敢自寧故云履錯然敬之无咎若能如此恭敬則

得避其禍而无咎

安定胡氏曰錯然者敬之之貌也居離之初如日之初生于事之初則當常錯然警懼以進德修業所以得免其咎

伊川程子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于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于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

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餘論 中溪張氏曰初居離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錯而未知適從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 此論與麗物義未協

六二黄離元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黄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兼山郭氏曰離之所以亨柔麗乎中正故亨也黄離之所以元吉文明而用中故元吉也故盡一卦之美其惟六二乎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辨正 愚案日昃之離時已過而相麗非所以持久也鼓缶之歌不足以為樂而大耋之嗟尤足以為憂蓋欲

麗而不可得矣凶何如乎此言失位之剛而處無
盡之地未有能自存者欲人之及時而自納于中
正也

餘論石門梁氏曰三居下離之終乃日昃之時也夫持滿
定傾非中正之君子不能三處日之夕而過剛不
中其志荒矣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其歌也
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无
咎乎君子值此之時則思患之心與樂天之誠並

行而不悖是固不暇于歌矣而亦何至于嗟乎此說

特論頗佳然于象傳何可久之言未見有當况麗物之本指乎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則爲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

紫陽朱子曰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

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日既傾昃明能久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辨正 愚案離卦九四于易之諸爻最為凶惡然舊說中鮮有得其解者考離之為卦以柔而麗于剛者也柔既麗剛則剛反无所麗矣而麗之為義又以内為安者也麗于外則天下有所不受矣九四自棄其

中正之德外求依附而不知數之所窮者害之所必烈也其身受極禍非自取之乎

存疑伊川程子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

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絶故云棄如至于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

紫陽朱子曰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正義紫陽朱子曰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

辨正愚案六五以所麗之位太高而危故持之以憂懼則吉先儒或以為乘九四之剛或以為迫于上下之二陽皆非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正義山陽王氏曰離麗也各得安其所麗謂之離處離之極離道已成則除其非類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時也故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乃得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

故其象占如此

愚案剛爻于本卦无所附麗而上九又在事外故爲

〈王用出征以蕩滌羣陰而成盛治之象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王者用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

治其邦國也

大易擇言卷十六